又惡比丘離於雜色種種畫已更作
餘畫何者餘畫所謂餘者因根境界
生死繫縛彼根境界或有可愛或不
可愛謂鼻嗅香彼觀察了鼻所嗅者
若香若臭於香不樂不善觀察不能
壞心如是思惟此香无常念念不住
不堅破壞如是實香本無後有已有
還無彼如是香臭不可樂心亦不轉
彼白業畫善業畫故人天中生而彼
畫師惡意沙門捨如是業而作餘畫
離禪誦業
又嗅餘香於意樂心迷惑故怖望
所迷不善觀察心則破壞是黑色業
常集如是黑業彩故畫於地獄餓鬼
畜生受諸苦惱彼惡沙門捨離如是
業彩色畫不能思惟而作餘畫妨廢
坐禪讀誦經律
又有雜業種種彩畫所謂舌味或有
可愛或不可愛彼善比丘得可愛味
不喜不瞋不念不樂於此美味常善
觀察无不善觀如此味者本无後有

可愛或不可愛彼善比丘得可愛味
不喜不瞋不念不樂於此美味常善
觀察无不善觀如此味者夲无後有
已有還无手捉彼食内於口中以舌
觸之舌得食已彼食名甜即生美味
熟爛脳涕頟頬中下斷中而出舌頭
得味與涎和合在牙閑中咀而嚼之
如是繫縛愚癡凡夫彼人如是思惟
舌味正觀察者是白色盡此白色盡
若於人中若於天中受第一樂彼惡
沙門不能觀察如是業盡而作餘盡
妨廢坐禪讀誦經律彼愚癡人食味
在舌甜舌觸已乃得其味作如是念
此食好味第一好味勝味美味色香
具足第一淨潔食愓心故身口意等
行於惡業此黒業盡在於地獄餓鬼
畜生三處明了彼惡沙門自言沙門
不正觀察之所破壞以自妨乱捨業
盡已更作餘盡以妨禪誦
復有業盡業盡世間謂惟有根境
界相著有身觸識於彼實觸心善觀
察此所生觸則有三種非常不住非
不破壞惟有薄皮見之生愛惟有根
處非是淨潔非常非樂非有我法惟
假和合故名為[illegible]大如[illegible]如箭入體

處非是淨潔非常非樂非有我法惟
假和合故名為身以大如瘡如箭入體
常妨常病一切過處如是真實觀察
身觸觸則不妨此觸惟客能為妨㝵
非自己物若能如是善觀察者白色
業盡天人中生彼惡沙門立沙門者
不作如是思惟觀察心業盡師種種
異異業盡世間彼惡比丘捨不觀察
更作餘盡妨廢坐禪讀誦經律
又復愚癡凡夫之人不善觀察而於
此觸不正觀察生如是心我此觸者
第一樂觸身體肥盛則集樂因得此
樂觸我則受樂如是愚癡凡夫之人
而於此觸不善觀察不善思惟此黑
業彩盡作地獄餓鬼畜生彼惡沙門
立沙門者捨彼業盡而不思惟更作
餘盡妨廢坐禪讀誦經律
又惡沙門立沙門者樂世間法非出
世法於出世法不思不念出世法者
謂四聖諦而於滅道十六種行阿那
波那出息入息及以四禪四種梵行四
沙門果不修不行捨此法已作餘部
業心不寂靜惟為少樂少彩色盡妨
廢坐禪讀誦經律更求異色不寂靜
盡彼因如是不正觀察身壞命終墮
於惡道生地獄中

廢坐禪讀誦經律更求異色不寂靜

畫彼因如是不正觀察身壞命終墮
於惡道生地獄中
又彼畫者復有大過入於惡道地獄
因緣所謂畫作端正婦女種種嚴飾
善妙之色以愚癡故心生憙樂令他
餘人見已愛樂欲發亂心何況作者
如是之人能令自他二俱欲發身壞
命終墮於惡道生地獄中尒時世尊
迦葉如來而說偈言

若不思業畫　而作餘彩畫　為畫火所燒
入於地獄中　不思無漏法　而樂於漏法
彼人染心癡　臨嶮岸欲墮　若人應禪誦
若應依林住　癡故捨所應　則墮於地獄
癡故惡思惟　作大力畫羂　為畫之所誑
將向地獄去　彩色非為雜　心畫乃是雜
彩畫雨則滅　心畫不可失　若人心不畫
彼畫不如心　業畫是大畫　畫於三界處
衆生種種色　流轉五道中　一切是業畫
心畫師所作　此之心畫師　畫作業羅網
縛一切衆生　流轉於三界　雨炙塵烟等
令畫色失滅　彼之心業畫　千億劫不失
一切地失壞　海水亦乾竭　若心畫所作
畢竟不破壞　癡者不觀察　種種自業畫
以命財物故　而作餘畫業

畢竟不破壞　癡者不觀察　種種自業畫

以命財物故　而作餘畫業

畫師沙門妨廢坐禪讀誦經律如是
分別有无量過樂畫作者善人不愛
不善者樂是故比丘不應畫作畫乱
其心不得涅槃乃至不能善觀察行
修一善法是故應當如是正學若諸
比丘欲求涅槃畏惡業者乃至自手
不執畫筆我今呵責此三種法沙門
之人所不應作以知彼法如是過故
又第四法沙門之人所不應作何者
第四所謂邪聞惡不善法歌咏讚頌
如是比丘捨離妻子親舊知識父母
兄弟欲斷煩惱坐禪讀誦是故出家
若不乱心常一心者能斷煩惱无能
妨乱若作歌咏讚頌愛樂種種憶念
心意則乱彼乱心故妨导善法不能
禪誦不近師長不聞正法不樂供養
佛法僧寶不攝威儀不能善持威儀
之戒常作歌咏心生愛樂如是歌咏
依彼所咏過去種種曾聞之法非法
所攝惟聞彼法以為耳樂非善觀察
所攝所集綺語相應彼如是法是惡
沙門之所信樂數數聞已行彼惡道

行惡道故復作俗人自壞正法樂歌
咏故常作歌咏則不尊自解

沙門之所信樂數數聞口行彼惡道
行惡道故復作俗人自壞正法樂歌
味故常作歌咏則於禪誦懈怠不勤
乃至不應入衆僧中一切飲食皆不
應食懈怠尚尒何況破戒入衆僧中
猶尚不應何況得受牀敷卧具病藥
所須或復受他礼拜恭敬懈怠之人
所不應受是故比丘常歌咏者以歌
味故不樂坐禪讀誦經律樂歌咏者
惟常勤心習作歌咏常一切時樂像
歌咏種種方便閙錯心意為種種疑
之所破壞讚彼歌咏有種種咏彼人
如是自乱心意命欲漸盡老死時到
將欲徃至未曾知處獨行無伴離出
世法若常歌咏愚癡之人不覺死至
甚為自誑人身難得諸根難具雖得
出家徒作歌咏空无所獲虗妄而死
失自利益又復比丘作歌咏者疑破
壞故垢心垢行作歌咏業一切疑中
婦女疑大彼婦女疑比丘不應婦女
疑者少而能燒如火雖少能多焚燒
彼婦女疑如是能燒愚癡軍衆彼焚
生中百千万處皆悉能燒彼歌咏中
初讚婦女婦女在初彼婦女疑破壞
比丘種種無量不正觀察愚癡壞心
讚婦女身以為共養寺主心口說為

初讚婦女婦女在初彼婦女嫉破壞
比丘種種無量不正觀察愚癡壞心
讚婦女身以為供養持在心中說為
淨潔彼惡比丘一切自身失正觀察
復令他人不正觀察自他失故身壞
命終墮於惡道生地獄中彼於所聞
惡不善法歌詠讚頌繫縛過故
又聞邪法歌詠讚頌復有大過謂惡
沙門聞邪惡法歌詠讚頌令意愚闇
若復彼人未曾聞來未曾見來不從
他人先見聞來直自貪心故作歌詠
復教他人種種歌詠言我曾見言我
曾聞故被繫縛以彼他人知如是人
先不見來先不聞來則言如是不善
之人如是妄語自心思量而作歌詠
彼人如是妄語業故身壞命終墮於
惡道生地獄中歌詠過故又聞邪法
歌詠讚歎復有大過所謂邪聞樂於
歌詠於所從聞先舊之人則生惡心
憎嫉之言我歌詠勝毀呰先舊久時
論師彼實大能言其不善彼惡沙門
如是捨離坐禪讀誦增長瞋恚具足
增長不善垢業白淨善業於未來世
能與安樂此善業滅梵行之人輕賤
如是聞邪惡法而歌詠者以如是人
心不正故

能與安樂此善業滅梵行之人輕賤
如是聞邪惡法而歌咏者以如是人
心不正故
又聞邪法歌咏讚頌復有大過如是
邪聞而歌咏者若晝若夜心意不正
不念佛法而樂歌咏恒常讚頌不思
正法不能坐禪又不精勤除滅煩惱
如是之人非實沙門无沙門意正法
難得於百千劫難得正法彼惡沙門
立沙門者得如是法而不正行而不
攝取
又聞邪法歌咏讚頌復有大過謂彼
惡人貪作歌咏未曾聞來而便讚頌
或時妄語彼人常近不正行者猶如
在人心懱動故於一切處皆悉往到
讚咏歌頌繫縛邪語讚妄語者種種
所說所有口業皆悉妄語不曾一實
如是之人歌咏覆心復近其餘富貴
惡人依止彼故作不善業如是之人
近惡人故得酒供養以飲酒故不作
一善其心動乱失自利益由飲酒故
惡道門開彼人醉故能作一切不善
惡業見婦女故不正觀察故失正心
彼惡沙門作非梵行被燒福德爛臭
惡物如歌頭羅有花無果猶如晝燈

彼惡沙門作非梵行被燒福德爛臭
惡物如瞅頭羅有花無果猶如畫燈
无光明照又如晝月無涼冷觸如是
如是彼惡比丘惟以袈裟覆身而已
惟有沙門形色而已身壞命終墮於
惡道生地獄中彼聞惡法歌詠過故
讚頌過故是故沙門聞不善法不應
歌咏不應讚頌若作正法讚歎頌咏
歎佛若讚三寶增長正法令法光明
正法增長若有讚咏不損正法若稱
如是讚者如是福德次第乃至到於
涅槃彼口業果勤修習者若人所讚
如是實讚歎故增長正法如是歎咏
身壞命終生於善道天世界中彼人
是則應作不如是作則入地獄
又第五法妨廢坐禪誦讀經律何者
第五所謂比丘數星思惟實非沙門
自謂沙門數星思惟則不應作如是
比丘毀沙門法妨廢坐禪讀誦等故
彼思惟已福德命行不覺損失何為
出家不得彼法彼命終盡所作不辦
不得免離衰老病死悲啼號哭愁
苦懊惱彼人常在生死道中流轉而
行彼於數星不得利益數星思惟不
能自救亦不救他何以故惟數業星

行彼於數星不得利益數星思惟不
能自救亦不救他何以故惟數業星
能救自他何以故一星生人有苦有
樂有醜有媚有大種姓有小種姓有
依法行不依法行有貧有富有王有
民有貴有賤有盜不盜有聰有蒙有
愚有智有男有女或有持戒有不持
戒有勤精進有不精進有為人愛不
為人愛一切皆愛一切不愛惟一種
星而有異種人生不同若星因緣彼
一星生何故一切不皆一種如向所說
前功德過一切不知不數業星數空
中星思癡之人功德與過不知不數
善不善業二果不數數空中星又復
彼人數星思惟而實不善亦不寂靜
所謂一星或生於人或生畜生或生
餓鬼差別不等非星勢力等勢力故
異異而生此星思惟如是不善亦不
寂靜思惟業星是善寂靜次第乃至
到於涅槃
又復彼人數星思惟而實不善亦不
寂靜所謂彼星力不常定更有妨故
有勝劣故此星復為勝星所覆彼星
異時而復更為異星所覆是故當知
數星思惟義不相應若其有人數星

異時而復更為異星所覆是故當知
數星思惟義不相應若其有人數星
思惟謂星因緣有苦有樂非是自身
有苦有樂彼星更有餘星所覆云何
而能與他苦樂故知由業而得如是
善不善果非星能與若由曜者更有
曜瞋如是初曜則得苦惱如日與月
羅睺蝕之則得苦惱若此日月自不
能救何能救他是故沙門立沙門者
數星思惟不應如是數星思惟
有三大曜謂病老死此為最大常住
世間彼惡沙門不思惟此而更思惟
餘世間曜彼人愚癡无有聞慧思惟
世間二十八宿如是思惟則有罪過
而不思惟彼出世間二十八宿若能
思惟實觀察者入涅槃城二十八者
所謂五陰及五取陰十八界等思惟
此者到於涅槃以如實觀離欲持戒
故得涅槃數星思惟則不能得
又惡沙門立沙門者復有異法數十
二月如是數已不得利益亦復不能
斷除煩惱猶故在於有中而行而不
能知數十二入若能思惟數十二入
知實義已於欲生厭以寂靜故則得
涅槃彼惡沙門立沙門者以不能數

知實義已於欲生猒以寂靜故則得

涅槃彼惡沙門立沙門者以不能數
不思惟故思惟他染而數他事
又惡沙門立沙門者復有異種惡思
惟染思惟六時既思惟已於病老死
不得解脫為无常染之所擾乱不思
惟身三十六種若思惟者彼實觀
察則能捨離而得涅槃
又惡沙門立沙門者念世間時思惟
彼時作如是言此時則善某念不善
某時當得某時不得如是惡念惡思
惟者非是寂靜則非得樂非近涅槃
非得涅槃應念心時心相攀緣有善
不善有記无記念世時者心不思惟
此三種時若能思惟善不善心有所
攀緣如是思惟我生某心善攀緣者
我未来世當生善道若我未来當得
涅槃我生某心不善攀緣不善染心
彼當非樂當非寂靜當非涅槃不得
涅槃我生某心無記攀緣得无記報
又惡沙門沙門相似念世間道思惟
世時惟一念時无俟離多若一日時
半月月時善不善果思惟人中命行
盡時而不思惟我之命行念念中盡

彈指須盡无俟離多若一日時半月

[illegible]

盡時而不思惟我之命行念念中盡
彈指須盡无俟離多若一日時半月
月時我之命行念念盡滅而不可避
無有方便可避死時
又惡比丘復有思惟異法數時妨廢
坐禪讀誦經律所謂思惟世間染法
思惟星時彼人思惟樂行多作念在
心中如是記說如是某星某曜来覆
能與為妨能與其惡此世間中能好
能惡思惟彼事則不能離衰老病死
悲啼號哭愁苦懊惱不斷生死是故
不應如是思惟如星曜覆復有異法
異法所覆所謂生星死曜所覆无病
之星病曜所覆少年之星老曜所覆
愛和合星愛離曜覆生天之星退曜
所覆人中生星為作曜覆樂愛之星
苦受曜覆善心生星不善心生曜之
所覆不淨之星欲曜所覆慈心之星
瞋曜所覆觀智之星癡曜所覆彼惡
沙門立沙門者於自思惟不能思惟
出世思惟而不思惟此是思惟出世
間星如向所說如實觀察實法之星
實曜所覆如向所說既思惟已 如實
觀察八聖道分如是曜星思惟得果
寂靜快樂乃至涅槃若凡愚人思惟
如是世間星 曜或思惟 曜或思惟星

觀察八聖道分如是曜星思惟得果
寂靜快樂乃至涅槃若凡愚人思惟
如是世間星曜或思惟曜或思惟星
乃令无量多百千人入於惡道生在
地獄餓鬼畜生此是世間生死因緣
生貪瞋癡若有思惟出世間道時節
星曜若思惟時思惟曜星思惟此已
如實觀察而修行者則令无量多百
千人於老病死悲啼哭愁苦懊惱
而得解脫到不退處不老不病不死
不盡最勝涅槃不退之處若如是學
比丘沙門立沙門者欲得苦盡生死苦
盡修星思惟修時思惟如向所說為
鄙為染如是知已知非畢竟知非寂
靜非得涅槃惟妨比丘坐禪讀誦比
丘不應數星思惟數星思惟則不相
應又第六法不應思惟所謂沙門立
沙門者妨廢坐禪讀誦經律何者第
六不應思惟謂思占相沙門之人不
應思惟世間染法增欲瞋癡思惟彼
相妨廢善法若諸沙門立沙門者知
地動相世間染相或晝或夜如是思
惟地當欲動今見有相所謂地水平
等定住風吹則動雖動不濁地欲動
故風吹則濁或雨欲墮蟻子運卵月
當欲蝕由面見水為在空中而地不

等定住風吹則動雖動不濁地欲動
故風吹則濁或雨欲墮蟻子運卵月
當欲蝕油脂沉水鳥在空中近地下
飛日當欲蝕諸方則赤若欲安隱膩
潤風起諸方无垢右旋行相見如是
相則知安隱若欲有惡諸方赤黃乾
无膩色有乾風起赤黃青色日暈輪
起在虛空中日將欲蝕諸方則赤當
有善者彼方則有潤膩風吹清淨无
垢无塵霧等復見善相右旋行相相
應之相當有不善則見諸方有赤黃
色乾無膩色或見彼方无膩風吹見
赤黃色暈輪日出在虛空中彼惡沙
門立沙門者如是占相如是見故妨
廢坐禪讀誦經律思量記說悕望財
利種種供養思惟二王為勝不勝彼
以如是求勝不勝是故心中生欲瞋
癡如是三種彼為根本如是比丘得
三種過既非沙門復非俗人若善沙
門立沙門者不用占相以見此相增
染欲故
又復更有惡相思惟有占相師王欲
鬭行問其時節彼決定記某日時中
共彼鬭戰一切人破若一切人欲戰
鬭者於彼何處多殺無量百千衆生

共彼鬪戰一切人破若一切人欲戰
鬪者於彼何處多殺無量百千衆生
皆悉散壞或捉繫縛如是城村或国
土中或多人處於彼王所迭共鬪諍
迭互相破能令失壞无量百千衆生
受苦彼惡沙門爲王看日爲王占時
言某日好某時最好王必得勝能破
餘王見相已說彼惡沙門如是思惟
此王若勝我則於王多得財物多得
供養當於王所得如是事彼惡沙門
立沙門者善法則滅所謂坐禪讀誦
經律或時增長不善之法以其分别
勝非勝故彼以思惟如是法故身壞
命終墮於惡道生地獄中以此因緣
若善沙門立沙門者則不思惟世間
之相以此思惟生三種過妨善法故
若不思惟此世間相思惟餘法離三
種過出世間攝正念思惟此法云何
所謂如彼地動相知或晝或夜如是
思惟地將欲動如是之人或夜或晝
何不思惟心地當動如地動時一切世
間救此國河園林樹木若村城等皆
悉普動如是如是心地動故自餘一
切大地善法及餘法等皆悉普動是
故沙門立沙門者應先觀察如是心
地當必欲動心地轉動如地壞動如

切大地善法及餘法等皆悉普動是
故沙門立沙門者應先觀察如是心
地當必欲動心地轉動如地震動如
是心地三法所動謂欲瞋癡令心地
動如地當動必先有相謂水本清風
吹則濁如是如是凡夫之人或欲或
瞋或癡將生其人面色或黑或赤如
是先濁是故沙門立沙門者應觀此
相攝涅槃相觀此相者不得普惱此
心地相出世間相
又復次觀世間法相雨欲墮故蟻子
運卵如是沙門立沙門者如是觀察
出世間相如村城內多饒人處見有
檀越若諸沙門諸婆羅門諸長者
等以信佛故為聽法故往到佛所如
是實相彼善沙門立沙門者見如是
相即便記說令於彼處有佛世尊欲
說正法如此檀越及諸沙門諸婆羅
門諸長者等皆到佛所彼佛決定欲
說正法今見此相非下劣相令知此
相是法雨相
又惡沙門立沙門者見月耀相決定
知月必當欲蝕置油水中下沉沒故
此如是相非善非吉亦非寂靜此如
是相非沙門相非寂靜相彼沙門相

此如是相非善非吉亦非寂靜此如

是相非沙門相非寂靜相彼沙門相
則不相應出世間相觀察相應占世
間月終時則惡知正法月當必欲蝕
以正法油況沒邪見人心水中此相
非善亦非清涼此第一相非是世間
月蝕之相
又惡沙門立沙門者更觀世間月蝕
異相如月當蝕鳥在空中近地下飛
此於沙門立沙門者不相應相復有
好相出世間相所謂觀察正法月蝕
此是沙門正法道行謂彼沙門於下
知識下檀越等下人邊行如鳥下飛
在彼白衣不正行人邪見之人門下
行等近下語說如在空行近地下飛
時過失故一切沙門立沙門者觀察
此相第一勝相不應觀察彼月蝕相
則非好相
又復有相若惡沙門立沙門者以日
蝕相觀世間相日將欲蝕諸方則赤
當有善者彼方則有穢風所吹清淨
無垢无塵霧等見彼善相右旋行相
相應之相彼善沙門立沙門者不相
應見以妨坐禪讀誦業故此世間相

則非寂靜則非安樂如是如是若善

德見以妨坐禪讀誦業故此世間相

則非寂靜則非安樂如是如是若善
沙門立沙門者欲得寂靜應當觀察
出世間相觀菩薩日為一切智菩提
當攝或於一劫或於二劫或於三劫決
定當攝如是沙門見出世間菩薩之
相所謂精進布施閒智赤色方相慈
心憐愍一切衆生菩薩身赤當安隱
者謂此菩薩第一功德皆悉具足一
切智相當必圓滿當必說法諸方无
垢无塵霧者離惡時過當有善者如
來名稱藏風所吹如彼世間相師所
見此出世間如是相師見未來相聲
聞緣覺阿羅漢相右旋相者謂正
觀察
又彼相師惟見如是世間法中生死
之相當有不善則見諸方有赤黃色
乾無藏色或見彼方无藏風吹有赤
黃青暈輪日出在虛空中彼惡沙門
觀如是相妨廢禪誦若善沙門出世
相師為諂信人如是記說當有不善
何者不善謂障正法見如此相如見
彼方有赤黃色如是相者正法欲滅
有如是相謂諸方人憙樂惡口妄語

兩舌殺生偷盜當有彼人乾風吹者
所謂惡名若有衆生非正法行惡名

有如是相諂諸方人憙樂惡口妄語
兩舌殺生偷盜當有彼人乾風吹者
所謂惡名若有衆生非正法行惡名
風吹聞於八方四方四維皆悉普遍
以諸衆生不行正行作不善業惡名
風吹如是遍聞世間相師見赤黄青
暈輪日出在虛空中如是師者世間
相師出世相師見赤黄青暈輪日者
謂惡沙門惡婆羅門如是衆會非一
切智起智慢故自言我是一切智人
此邪見人非是實日非一切智立一
切智非好種姓凡姓中出彼如是人
邪見日出一切藥草園林樹菓悉皆
乾枯如是所謂一切善人正見藥草
園林盡乾如是如是此出世間正法
日出增長禪誦第一義諦光明勝智
如是觀察出世間相先觀察已然後
記說所謂為彼有信沙門諸婆羅門
諸長者等如是記說作如是言諸有
值遇正法日出皆應精勤作諸善業
莫於後時一切正法皆悉滅沒邪見
日出非是沙門自言沙門非婆羅門
言婆羅門非一切智言一切智諸惡
沙門惡婆羅門暈輪日出汝得衰惱
如是記說一切智法彼則相應是真
相師有大勝意有能思惟如是相者

沙門婆羅門暈輪日出汝得執悋

如是記說一切智法彼則相應是真
相師有大勝意有能思惟如是相者
不妨坐禪讀誦經律更異思惟世間
相者則妨禪誦此世間道出世間道
如是勝劣世間法者則攝生死出世
間法次第乃至到於涅槃尒時世尊
迦葉如来而說偈言
離坐禪讀誦　常憙樂占相　彼捨離善法
不可得涅槃　若捨離自法　而樂他法者
彼二法失壞　到於惡道處　若人捨自家
而喜樂他舍　人中輕被笑　速尒致貧窮
如是癡惡意　智慢自言勝　捨離自法已
而修行他法　出家而邪命　失法失名稱
人中輕如草　未来入惡趣　捨離寂靜法
而行於惡業　彼人不久間　因此失佛法
心悕望離欲　无有餘悕望　勤精進知足
如是名行禪　若心憙樂欲　常貪於飲食
是著袈裟賊　不名為比丘　若比丘說相
常思惟星曜　近王放逸行　非比丘相應
醫師畫師業　聞惡法讚味　與惡者同處
則失比丘法　憎嫉禪讀誦　愛樂多語說
貪供養財利　則失比丘法　推求諸寶性
愛樂多知識　復貪餘財物　退失比丘法

惟貪諸飲食　我慢不問他　悕望人請喚
退失比丘法　若不近一切　捨離於惡衆

愛樂多知識　復貪餘財物　退失比丘法
惟貪諸飲食　我慢不問他　悕望人請喚
退失比丘法　若不近一切　捨離於惡衆
水草食知足　是名真比丘　得諸境界已
棄之如捨火　除斷我慢過　是名真比丘
內外俱寂靜　智光明莊嚴　持戒衣覆身
是名真比丘　遠離世間法　不動如須弥
一切世間愛　是名真比丘　三宿住城內
饒人處皆介　止住山谷中　名解脫比丘
畏惡不近他　正行心不動　智審諦寂靜
是獨行比丘　不悕常愛語　捨離惡知識
不樂多所作　名解脫比丘　彼如是比丘
得脫於有過　知世間涅槃　等心不悕望
心常意樂智　及以善寂靜　於生老病死
怖畏中得脫

如是比丘得阿羅漢若不介者惟名
比丘為自妨身墮於嶮岸此第六法
如是妨身若善沙門不應為作
又復沙門立沙門者於第七法不應
為作何者第七所謂惟集飲食備蔵
此多貪瞋捨離一切禪誦等業惟在
大床空坐而已衆僧所攝床卧敷具
病藥所須虛妄受用本在家時懈怠
嬾墮畏諸作業是故出家惟貪食味
常伺他會求望飲食或樂境界如是
比丘是死比丘所謂比丘不能坐禪

懶惰畏諸作業是故出家惟貪食味
常伺他會求望飲食或樂境界如是
比丘是死比丘所謂比丘不能坐禪
讀誦經律毀破淨戒自餘死者惟棄
其身毀戒比丘一切善法皆悉破壞
惟能坐牀心生憍慢自謂為好惟有
比丘形服而已其實無戒離於正戒
所言戒者謂之心戒彼不能持彼不
能作彼戒七種何等為七所謂口戒
比丘如是或於比丘或於俗人口不
共語惟除法事或婦女人持戒比丘
除乞食行口不共語或為呪願作如
是言令汝得樂得涅槃等若見母時
見姉妹時惟看其足不看其面不看
其服及莊嚴等尒時世尊迦葉如來
而說偈言
寧觸若風吹　此火久乃燒　見婦女火起
速燒不待久
是故比丘怖畏欲燒不共一切婦女
語言此是一戒又第二戒所謂不近
不善知識不於一處久時住止不取
多利捨多供養不捨病人不見妻子
隨於何處有多利養則捨而去畏生
貪故離破戒者不與同住如是七種
比丘不攝惟貪飲食於他財利於他
供養若見若聞則生

彼惡沙門一切善法皆悉破壞盡衣
常愁心不安隱而彼比丘見餘持戒
善行比丘為他供養生嫉生貪而便
往到彼檀越家諂曲形服少語徐行
心不寂靜外現威儀寂靜之相身披
納衣復與多人不持戒者以為朋侶
惟有貝聲而行惡法同伴相隨造彼
檀越現持戒相如是如是隨心所行
如是比丘彼檀越主謂其持戒如是
念言此等比丘第一持戒彼惡比丘
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歆已共諸
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
隨己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
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
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
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
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
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
不曾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
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
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

正法念處經卷第四十九